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

且說秦鐘寶玉二人跟著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，坐車進城，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，回到自己房中。一夜無話。至次日，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，約定了和秦鐘念夜書。偏偏那秦鐘秉賦最弱，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，又與智能兒幾次偷期纏綿，未免失於檢點，回來時便咳嗽傷風，飲食懶進，大有不勝之態，只在家中調養，不能上學。寶玉便掃了興，然亦無法，只得候他病痊再議。那鳳姐卻已得了雲光的回信，俱已妥協。老尼達知張家，那守備無奈何，忍氣吞聲，受了前聘之物。誰知愛勢貪財的父母，卻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：聞得退了前夫，另許李門，他便一條汗巾，悄悄的尋了自盡。那守備之子誰知也是個情種，聞知金哥自縊，遂投河而死。可憐張李二家沒趣，真是「人財兩空」。這裡鳳姐卻安享了三千兩。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。自此，鳳姐膽識愈壯，以後所作所為，諸如此類，不可勝數。

一日，正是賈政的生辰，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，熱鬧非常。忽有門吏報道：「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。」嚇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，忙止了戲文，撤去酒席，擺香案，啟中門跪接。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，又有許多跟從的內監。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敕，直至正廳下馬，滿面笑容，走至廳上，南面而立，口內說：「奉特旨，立刻宣賈政入朝，在臨敬殿陛見。」說畢，也不吃茶，便乘馬去了。

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來頭，只得即忙更衣入朝。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，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探信。有兩個時辰，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。又說：「奉老爺的命，就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呢。」

那時賈母心神不定，在大堂廊下佇候。邢王二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鳳姐、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息。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底。賴大稟道：「奴才們只在外朝房伺候著，裡頭的信息一概不知。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，說僑們家的大姑奶奶封為鳳藻宮尚書，加封賈德妃。後來老爺出來，也這麼吩咐。如今老爺又往東宮裡去了，急速請太太們去謝恩。」

賈母等聽了，方放下心來，一時皆喜見於面。於是都按品大粧起來。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並尤氏，一共四乘大轎，魚貫入朝。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，帶領賈薈賈蓉奉侍賈母前往。

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歡天喜地，獨有寶玉置若罔聞。你道什麼緣故？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，來找秦鐘，不意被秦邦業知覺，將智能逐出，將秦鐘打了一頓，自己氣的老病發了，三五日便嗚呼哀哉了。秦鐘本自怯弱，又帶病未痊，受了笞杖，今見老父氣死，悔痛無及，又添了許多病症。因此，寶玉心中悵悵不樂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，那解得他的愁悶？賈母等如何謝恩，如何回家，親友如何來慶賀，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，眾人如何得意，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，毫不介意。因此，眾人嘲他越發戩了。

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，先遣人來報信，明日就可到家了。寶玉聽了，方略有些喜意。細問原由，方知賈兩村也進京引見，皆由王子騰累上薦本，此來候補京缺。與賈璉是同宗弟兄，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，故同路作伴而來。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，諸事停妥。

賈璉這番進京，若按站走時，本該出月到家；因聽見元春喜信，遂晝夜兼程而進，一路俱各平安。寶玉只問了黛玉好，餘者也就不在意的。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錯，果報：「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。」見面時，彼此悲喜交集，未免大哭一場，又致慶慰之詞。

寶玉細看那黛玉時，越發出落的超逸了。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，忙著打掃臥室，安排器具；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、迎春、寶玉等。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琴香串，珍重取出來，轉送黛玉。黛玉說：「什麼臭男人拿過的，我不要這東西！」遂擲還不取。寶玉只得收回，暫且無話。

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眾人，回至房中，正值鳳姐事繁，無片刻閒空。見賈璉遠路歸來，少不得撥冗接待。因房內無外人，便笑道：「國舅老爺大喜！國舅老爺一路風塵辛苦！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說，今日大駕歸府，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揮塵，不知可賜光謬領否？」賈璉笑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多承，多承！」一面平兒與眾丫鬟參見畢，端上茶來。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，又謝鳳姐的辛苦。

鳳姐道：「我那裡管的上這些事來！見識又淺，嘴又笨，心又直，人家給個棒槌，我就拿著認作針了。臉又軟，攔不住人家給兩句好話兒。況且又沒經過事，膽子又小，太太略有點不舒服，就嚇的也睡不著了。我苦辭過幾回。太太不許，倒說我圖受用，不肯學習，那裡知道我是捻著把汗兒呢！一句也不敢多說，一步也不敢妄行！你是知道的，僑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，那一個是好纏的？錯一點兒，他們就笑話打趣，偏一點兒，他們就『指桑罵槐』的抱怨。『坐山看虎鬥』，『借刀殺人』，『引風吹火』，『站乾岸兒』，『推倒了油瓶兒不扶』：都是全掛子的本事！況且我又年輕，不壓人，怨不得把我攔在眼裡。更可笑那府裡容兒媳婦死了，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著討情，只要請我幫他幾天。我再四推辭，太太做情應了，只得從命。到底叫我開了個馬仰人翻，更不成個體統，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。你明兒見了他，好歹賠釋賠釋，就說我年輕，原沒見過世面，誰叫大爺錯委了他呢？」

說著，只聽外間有人說話。鳳姐便問：「是誰？」平兒進來回道：「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，我已經說了，打發他回去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正是呢。我方纔見姨媽去，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剛走了個對臉兒，長得好齊整模樣兒。我想僑們家沒這個人哪。說話時間姨媽，纔知道是打官司的那小丫頭子，叫什麼香菱的，竟給薛大傻子作了屋裡人，開了臉，越發出挑的標致了。——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！」

鳳姐把嘴一撇道：「哎！往蘇杭走了一趟回來，也該見點世面了，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！你要愛他，不值什麼，我拿平兒換了他來，好不好？那薛老大也是吃著碗裡瞧著鍋裡的。這一年來的時候，他為香菱兒不能到手，和姑媽打了多少饑荒。姑媽看著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小事，因他做人行事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，溫柔安靜，差不多兒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，纔擺酒請客的費事，明堂正道給他做了屋裡人。過了沒半月，也沒事人一大堆了！」一語未了，二門上的小廝傳報：「老爺在大書房裡等著二爺呢。」賈璉聽了，忙忙整衣出去。

這裡鳳姐因問平兒：「方纔姑媽有什麼事，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？」平兒道：「那裡來的香菱？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。奶奶瞧，旺兒瘦子越發連個算計兒也沒了。」說著，又走到鳳姐身邊，悄悄說道：「那項利銀，早不送來，晚不送來，這會子二爺在家，他偏送這個來了。幸虧我在堂屋裡碰見了；不然，他走了來回奶奶，叫二爺要是知道了，僑們二爺那脾氣，油鍋裡的還要撈出來花呢，知道奶奶有了體己，他還不大著膽子花麼？所以我趕著接過來，叫我說了他兩句。誰知奶奶偏聽見了。為什麼當著二爺，我纔只說香菱來了呢？」鳳姐聽了，笑道：「我說呢，姑媽知道你二爺來了，忽刺巴兒的打發個屋裡人來！原來是你這蹄子鬧鬼！」

說著，賈璉已進來了。鳳姐命擺上酒饌來，夫妻對坐。鳳姐雖善飲，卻不敢任興。正喝著，見賈璉的乳母趙嬭嬭走來。賈璉鳳姐忙讓吃酒，叫他上炕去。趙嬭嬭執意不肯。平兒等早於炕沿設下一几，擺一腳踏。趙嬭嬭在腳踏上了。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，與他放在几上自吃。鳳姐又道：「媽媽很嚼不動那個，沒的倒硌了他的牙。」因問平兒道：「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，正好給媽媽吃，你怎麼不拿了去趕著叫他們熱來？」又道：「媽媽，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。」

趙嬭嬭道：「我喝呢。奶奶也喝一鍾。怕什麼？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。我這會子跑了來，倒也不為酒飯，倒有一件正經事，奶奶好歹記在心裡，疼顧我些罷！我們這爺，只是嘴裡說的好，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。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。我也老了，有的是那兩個兒子，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，別人也不敢齷兒兒的。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，你答應的倒好，如今還是燥屎。這如今又從

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，那裡用不著人？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。靠著我們爺，只怕我還餓死了呢！」鳳姐笑道：「媽媽，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。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麼不知他那脾氣的？拿著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。可是現放著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強？你疼顧照看他們，誰敢說個不字兒？沒的白便宜了外人。——我這話也說錯了。我們看著是『外人』，你卻看著是『內人』一樣呢！」說著，滿屋裡人都笑了。趙嬾嬾也笑個不住，又念佛道：「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。要說『內人』『外人』這些混帳事，我們爺是沒有的；不過是臉軟心慈，攔不住人求兩句罷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不是呢。有內人的，他纔慈軟呢；他在僑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！」趙嬾嬾道：「奶奶說的太盡情了，我也樂了，再喝一鍾好酒。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，我就沒的愁了。」

賈璉此時不好意思，只是訕笑道：「你們別胡說了，快盛飯來吃，還要到珍大爺那邊去商量事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可是別誤了正事。剛纔老爺叫你說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就為省親的事。」鳳姐忙問道：「省親的事竟准了？」賈璉笑道：「雖不□分准，也有八九分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是當今的恩典呢！從來聽書聽戲，古時候兒也沒有的。」趙嬾嬾又接口道：「可是呢。我也老糊塗了！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，什麼省親不省親，我也不理論；如今又說省親，到底是怎麼個緣故呢？」

賈璉道：「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，世上至大莫如『孝』字，想來父母兒女之性，皆是一理，不在貴賤上分的。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上皇、皇太后，尚不能略盡孝意，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，拋離父母，豈有不思想之理？且父母在家，思想女兒，不能一見，倘因此成疾，亦大傷天和之事。所以啟奏太上皇、皇太后，每月逢二六日期，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。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，深讚當今至孝純仁，體天格物。因此，二位老聖人又下諭旨說：椒房眷屬入宮，未免有關國體儀制，母女尚未能懷懷。竟大開方便之恩，特降諭諸椒房貴戚，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，凡有重宇別院之家，可以駐蹕關防者，不妨啟請內廷嬪輿入其私第，庶可盡骨肉私情，共享天倫之樂事。此旨下了，誰不踴躍感戴？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，修蓋省親的別院呢。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，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。這豈非有八九分了？」

趙嬾嬾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原來如此。這樣說起，僑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姑奶奶了？」賈璉道：「這何用說？不麼，這會子忙的是什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果然如此，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。可恨我小幾歲年紀，若早生二三年，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。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，比一部書還熱鬧，我偏偏的沒趕上！」趙嬾嬾道：「噯，那可是千載難逢的！那時候，我纔記事兒。僑們王府正在姑蘇、揚州一帶監造海船，修理海塘。只預備接駕一次，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是的！說起來——」鳳姐忙接道：「我們王府裡也預備過一次。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，凡有外國人來，都是我們家養活。粵、閩、滇、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。」趙嬾嬾道：「那是誰不知道的？如今還有個俗語兒呢，說：『東海少了白玉床，龍王來請金陵王。』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。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，——噯，好勢派！——獨他們家接駕四次。要不是我們親眼看見，告訴誰也不信的。別講銀子成了糞土，憑是世上有的，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。——『罪過可惜』四個字竟顧不得了！」鳳姐道：「我常聽見我們太爺說，也是這樣的。豈有不信的？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樣富貴呢？」趙嬾嬾道：「告訴奶奶一句話：也不過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！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？」

正說著，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曾。鳳姐便知有事等他，趕忙的吃了飯，漱口要走。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：「東府裡蓉蕻二位哥身兒來了。」賈璉纔漱了口，平兒捧著盥盆盥手，見他二人來了，便問：「說什麼話？」鳳姐因亦止步。只聽賈蓉先回說：「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。老爺們已經議定了，從東邊一帶，接著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，丈量了一共三里半，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。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，明日就得。叔叔纔回家，未免勞乏，不用過我們那邊去，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。」賈璉笑說：「多謝大爺費心體諒。我就從命不過去了。正經是這個主意，纔省事，蓋造也容易；若採置別的地方去，那更費事，且不成體統。你回去說：這樣很好，若老爺們再要改時，全仗大爺諫阻，萬不可另尋地方。明日一早，我給大爺請安去，再細商量。」賈蓉忙應幾個「是」。

賈蓉又近前回說：「下姑蘇請聘教習，採買女孩子，置辦樂器行頭等事，大爺派了姪兒，帶領著賴管家兩個兒子，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，一同前去。所以叫我來見叔叔。」賈璉聽了，將賈蓉打量了打量，笑道：「你能夠在行麼？這個事雖不甚大，裡頭卻有藏掖的。」賈蓉笑道：「只好學著辦罷咧。」

賈蓉在燈影兒後頭悄悄的拉鳳姐兒的衣裳襟兒，鳳姐會意，也悄悄的擺手兒佯作不知。因笑道：「你也太操心了！難道大爺比僑們還不會用人？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。誰都是在行的？孩子們這麼大了，沒吃過豬肉，也見過豬跑。大爺派他去，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，難道認真的叫他講價錢，會經紀去呢？依我說，很好。」賈璉道：「這是自然。不是我駁回，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。」因問：「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？」賈蓉道：「剛纔也議到這裡。賴爺爺說：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。江南甄家還收著我們五萬銀子，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，先支三萬兩，剩二萬存著，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帳的使用。」賈璉點頭道：「這個主意好。」

鳳姐忙向賈蓉道：「既這麼著，我有兩個妥當人，你就帶了去辦。這可便宜你。」賈蓉忙陪笑道：「正要和嬸娘討兩個人呢，這可巧了。」因問名字，鳳姐便問趙嬾嬾。彼時趙嬾嬾已聽厭了，平兒忙笑著推他，纔醒悟過來，忙說：「一個叫趙天樑，一個叫趙天棟。」鳳姐道：「可別忘了。我幹我的去了。」說著，便出去了。賈蓉忙跟出來，悄悄的笑向鳳姐道：「你老人家要什麼，開個賬兒，帶去按著置辦了來。」鳳姐笑著啐道：「別放你娘的屁！你拿東西換我的人情來了嗎？我很不稀罕你那鬼鬼祟祟的！」說著，一笑去了。

這裡賈蓉也問賈璉要什麼東西，順便織來孝敬。賈璉笑道：「你別興頭，纔學著辦事，到先學會了這把戲。短了什麼，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。」說畢，打發他二人去了。接著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。賈璉乏了，便傳與二門上：「一應不許傳報，俱待明日料理。」鳳姐至三更時分下來安歇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早，賈璉起來，見過賈赦賈政，便往寧國府中來，合同老管事的家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們審察兩府地方，繕畫省親殿宇，一面參度辦理人丁。自此後，各行匠役齊全，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，搬運移送不歇。先令匠役拆寧國會芳園的牆垣樓閣，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。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群房已盡拆去。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條小巷界斷不通，然亦係私地，並非官道，故可以聯絡。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下引了來的一股活水，今亦無煩再引。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，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，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，皆可挪就前來。如此兩處又甚近，便湊成一處，省許多財力。大概算計起來，所添有限。全虧一個胡老名公——號「山子野」——一籌畫起造。

賈政不慣於俗務，只憑賈赦、賈珍、賈璉、賴大、賴陞、林之孝、吳新登、詹光、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；堆山鑿池，起樓豎閣，種竹栽花，一應點景，又有「山子野」制度。下朝閒暇，不過各處看望看望，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。賈赦只在家高臥，有芥豆之事，賈珍等或自去回明，或寫略節，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。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。賈蓉已起身往姑蘇去了。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，開冊籍，監工等事。——一筆不能寫到，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。暫且無話。

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，賈政不來問他的書，心中自是暢快。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，也著實懸心，不能快樂。這日一早起來，纔梳洗了，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鐘，忽見茗煙在二門影壁前探頭縮腦，寶玉忙出來問他：「做什麼？」茗煙道：「秦大爺不中用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我昨兒纔瞧了他，還明明白白的，怎麼就說不中用了呢？」茗煙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。」

寶玉聽畢，忙轉身回明賈母。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，「到那裡盡一盡同窗之情，就回來，不許多耽擱了。」寶玉忙出來更衣，到外邊，車猶未備，急的滿廳亂轉。一時，催促的車到，忙上了車，李貴茗煙等跟隨。來至秦家門首，悄無一人，遂蜂擁至內

室。嚇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孀娘、嫂子並幾個姐妹都藏之不迭。

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，易簣多時矣。寶玉一見，便不禁失聲的哭起來。李貴忙勸道：「不可。秦哥兒是弱症，怕炕上硤的不受用，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泛些。哥兒這一哭倒添了他的病了。」寶玉聽了，方忍住，近前見秦鐘面如白蠟，合目呼吸，展轉枕上。寶玉忙叫道：「鯨哥，寶玉來了。」連叫了兩三聲，秦鐘不睬。寶玉又叫道：「寶玉來了。」

那秦鐘早已魂魄離身，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，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。那秦鐘魂魄那裡肯就去？又記念著家中無人管理家務，又惦记著智能兒尚無下落，因此百般求告鬼判。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，反叱吒秦鐘道：「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！豈不知俗語說的：『閻王叫你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？』我們陰間，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，不比陽間瞻情顧意，有許多的關礙處！」

正鬧著，那秦鐘的魂魄忽聽見「寶玉來了」四字，便忙又央求道：「列位神差略慈悲慈悲，讓我回去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。」眾鬼道：「又是什麼好朋友？」秦鐘道：「不瞞列位，就是榮國公的孫子，小名兒叫寶玉的。」那判官聽了，先就唬的慌張起來，忙喝罵那些小鬼道：「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，你們不依我的話；如今鬧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了，怎麼好？」眾鬼見都判如此，也都忙了手腳，一面又抱怨道：「你老人家先是那麼雷霆火炮，原來見不得『寶玉』二字！依我們想來：他是陽間，我們是陰間，怕他亦無益。」那都判越發著急，吆喝起來。

畢竟秦鐘死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